

当代中国手机小说名家典藏

与美女 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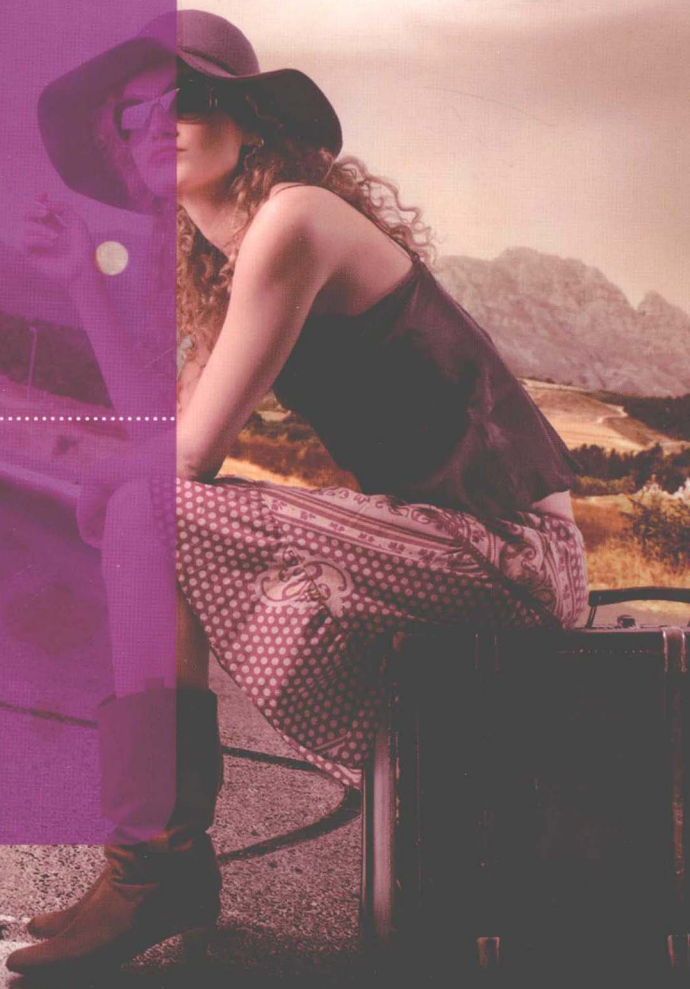
YU MEI NV XIANG YU

一生必读的文学经典

刘黎莹/著

名家荟萃，精彩纷呈；以小见大，
耐人寻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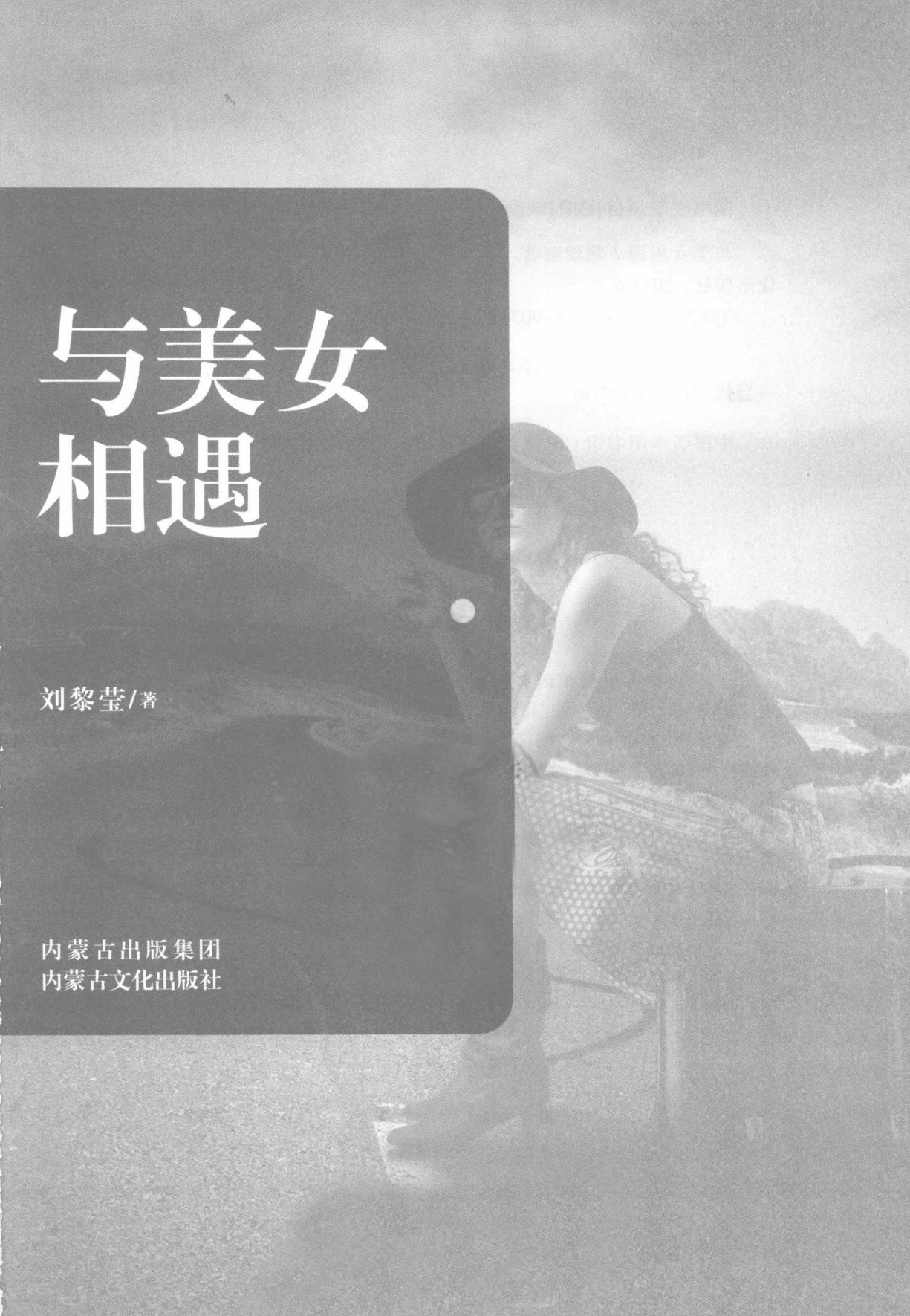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与美女 相遇

刘黎莹/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与美女相遇 / 刘黎莹著. — 呼伦贝尔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11.6

ISBN 978-7-80675-903-5

I. ① 与… II. ① 刘… III. ① 小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 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097227 号

与美女相遇

刘黎莹 著

内蒙古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 4 付 3 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网 址 www.nmwhs.com

印刷装订 北京市通州富达印刷厂

责任编辑 姜继飞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6.5 字 数 250 千

版 次 2011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5000 册

ISBN 978-7-80675-903-5

定价:2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爱的声音	1	父 爱	56
爱情期限	4	盖 楼	59
八月十号的梦	7	敢不敢去见一个人	62
白府里的真实故事	11	闺 密	65
包在纸里的火	14	花香迷人	68
奔腾的狼	16	画家的老婆	72
不同寻常的周末	19	继 父	75
藏在胳膊里的金银财宝	22	捡来的仙女	77
长在心里的草	25	就像老鼠爱大米	80
车上的美女	27	看 书	84
城市里的草	30	垒 墙	86
慈悲是佛	33	笼子里的女人	89
错过姻缘的女孩儿	36	茅台茅台我爱你	91
稻 香	39	玫瑰约会	94
等你到月缺月圆	43	美丽的女人	97
第九十九夜	46	梦中有爱	100
躲猫猫的女人	49	秘 密	103
飞来的情书	53	母亲的礼物	106

木 船	110	为心寻岸	187
男保姆女保姆	113	吸毒的男人	190
你向左我向右	116	习 惯	193
娘娘巷	119	鲜花盛开的地方	196
朋 友	122	信 念	201
奇怪的手机短信	126	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地开 ...	204
青花瓷	130	叶子的故事	207
请你饶恕	134	夜色下的玫瑰	211
去松山公园	137	一串钥匙	214
惹事生非的花花玉	141	一朵花儿的绽放	217
三个男人	144	一个男孩和一张地图	220
嫂	148	一面之交	223
山花为谁开放	150	一诺千金	227
姗姗来迟的请柬	153	一种爱情	230
上钩的鱼都很美丽	157	樱 桃	234
神密的陶罐	160	于家有女初长成	237
神密的羊皮包	163	鱼和水的故事	240
神 偷	166	与美女相遇	243
谁的钓竿挂在墙上	169	圆 梦	246
谁是谁的最爱	172	月光下的少年	249
水绿色的灯笼裤	175	云姐的秘密	251
天 使	178	最后一只羊	255
网 恋	181	最想要的东西	258
为爱离婚	184		

爱的声音

张强在上班的路途中遇上了车祸，被送到医院抢救了好几天，虽说保住了一条命，但却成了植物人。

张强的妻子李艳艳天天守在医院，吃不好睡不好，眼瞅着快要熬垮了。李艳艳的母亲心疼女儿，对李艳艳说：“艳艳，好孩子，不要再苦自己了，咱认命吧。张强这个样子的没指望了，再治下去也是个花钱的无底洞，好在你们也没有孩子，医生都说了，这病没希望了，你该为自个儿的以后做做打算了。”

李艳艳摇摇头，对母亲说：“妈，你要是真心的疼我，就该多给我加油，让我在张强最最困难的时候，寸步不离地守在他身边才是啊。再说了，医生只是说希望不大，也没说一点儿希望也没有啊。”

其实，在医生和李艳艳谈话的那一天，李艳艳就知道她要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张强脱离生命危险后，虽说手脚会轻微动一下，亲人叫他的名字时，也能动一下，但却一直睁不开眼睛，更不能开口说话。她天天在病房里轻轻喊张强的名字，几天下来嗓子喊哑了，但她含上一片治嗓子的药片，仍然继续喊。有时实在喊得太累了，她就轻轻给张强唱他以前最爱听的那首《知心爱人》。大半年下来，张强的病情一点儿转好的起色都没有。

李艳艳那天晚上跑回家翻箱倒柜的，找出了一封很厚的信。那封信装在一个牛皮纸袋子里。李艳艳静静地坐在沙发上一页一页地翻看那封很厚的信。看着看着，李艳艳就哗哗地掉眼泪。

第二天早上，李艳艳早早地来到了张强的病房前，慢慢地掏出了那封

信，说：“强，我不是故意要拿这封信来念给你听的，但在你的内心，也许这封信能让你唤回一些以前的记忆，无论如何这封信在你的心里一定是有分量的。”

李艳艳坐在张强的身边，轻轻地读那封信：“强，当你看到这封信时，不知你是在家还是在单位，天都黑透了，我想你一定是下班后在家陪你的娇妻，对吧？我知道你很爱你的妻子，但你也爱我。因为我是女人，知道你一直想要个小宝宝，可你的妻子一直没能给你怀上个小宝宝。你虽然从没和我提起过这件事情，但每次当我俩单独在外边吃饭时，我都从你紧锁的双眉中看出了你对孩子的渴望，也看出了你对我的爱恋。但你又是一个善良的男人，因为你不忍心伤害你的妻子，所以你总是把你对我的感情深藏不露，尽管如此，我依然能理解你内心的痛苦……”

“艳艳！他是个病人，你却在他跟前念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他都这样了，就算他真在外边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你也不该现在在医院里和他过不去啊。”艳艳的婆婆也不知何时站在了艳艳的背后，婆婆一脸的不高兴。

艳艳忙把信放回随身带的小包包里，她转过身对婆婆说：“妈，你以为我念这封信时心里会好受吗？我每念一个字，就像是有人在我的心头插上一根针，我都快要被扎得七窍流血了，只是血流在了肚子里，外人看不到罢了。”

婆婆说：“不好受你还念个啥啊？”

艳艳说：“我是在他还没出车祸前给他洗衣服时从他裤兜里发现这封信的。我就是因为太爱他了，才悄悄把信锁起来没有闹他的。我本想等找个合适的机会问问他的，没承想他却成了这样子了……”

婆婆更加的丈二和尚摸不着头了，说：“难道你是因为爱他才这么做的啊？”

艳艳说：“妈，你想啊，他这种病，什么事让他印象最深，让他恢复知觉的可能性也就越大，我是把这封信当成治病的药引子啊，你能明白我的苦心吗？”

还没等婆婆说话，忽然娘俩同时看到张强的手微微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然后，他的眼角竟有了细小的泪珠，一颗！又一颗！

“妈妈，你看，他一定是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了，他有了听觉了！”

“是的！是的！老天！保佑我儿子快快好起来吧！艳艳，是妈妈错怪你了。你为我的儿子，受了多大的委屈啊！老天一定也会保佑我的好儿媳的！”

婆媳俩在那一瞬间情不自禁地抱在一起喜极而泣。这时，一个更加想不到的奇迹出现了：张强眼里的泪越流越多，竟像是冲破堤坝一样，一双泪水奔涌的眼睛竟奇迹般地睁开了！然后，睁开眼睛的张强深情地看一会儿妈妈，又深情地看一会儿艳艳，他想说什么呢？其实张强想说的事真的是出乎任何人的预料！原来，他一直在内心深深地爱着妻子艳艳，但他们结婚后好几年一直没有孩子。不光他想要个孩子，他看得出艳艳更想能早一天怀上个小宝宝。他曾经私下里悄悄去过医院看过，诊断结果是他终生都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不忍心把这个消息告诉妻子，但他痛苦了很久后，想来想去，觉得如果把实情说给妻子，她是不会离开他的。他太了解艳艳了。他决定做出一个有外遇的假象，那样，艳艳会伤心地离开他。艳艳只有和他分手后，才能重新组成一个新的家庭，找回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于是他找人写了那封信，然后放在自己的裤兜里，这几天，他一直在等艳艳和他闹，但奇怪的是都好几天了，艳艳一直没问他信是谁写的。这让他有些沉不住气，因为精力不集中，才出了车祸。因为他的内心真是太爱艳艳了。其实，他好想把这一切都说给艳艳听，只是，真的不知道，到底老天会不会给张强诉说的机会呢？也许老天会给，也许张强永远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谁知道呢。

爱情期限

媚是个做事极要面子的女人。

媚的老公张亮偏偏做下让她很没面子的事情。

媚在电话上约了那个狐狐狸狸的女子。

媚说要好好谈谈。

偏那女子也极要面子，在电话上说谈谈就谈谈，听那口气倒像是媚做了对不住她的事情。

媚说：“你来我家，咱谈。”

女子说：“来你家就来你家。”

女子来到媚的家里。

两个女人都受过高等教育，见了面，客套话还是要说上几句的。客套里没有谦让的意思，是一种教养的外露。教养是一张薄如蝉翼的纸，强大的敌意是包在纸里的火。

“你和张亮的事，算不算完？”媚这么问那女子。

“这种事不是说完就完的。”女子这么回答媚。

媚本来是要和女子摊牌的，她和张亮已谈妥，张亮也答应以后好好和媚过日子。媚约女子来，是想看看这女子是不是比她漂亮。现在媚见到女子远没有她漂亮，心里轻松多了。偏那女子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一点儿也不把长得天仙样的媚放在眼里。

“不就是想缠着张亮不放吗？我让他和你在一起过十个月。期限一到，愿留愿回随他，你看如何？”媚说完，就张着眼窝站在那里。她说完，自

己也愣住了。她叫女子来，是要把张亮的意思透给她，让他俩从此老死不相往来。鬼使神差，她竟言不由衷说出南辕北辙的话。

“当真？”女子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步步紧逼。

“当真。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媚这么跟女子说。

“莫要反悔，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女子这么跟媚说。

媚不知女子什么时候走的。

媚有些傻眼了。

“我跟她谈妥，给你和她十个月的期限，到时要她还是要我，听你一句话。”媚跟张亮说这番话的时候，装出一副大大咧咧的样子。

张亮一脸愕然。

媚对张亮说：“我不是说话不算数的人。你不会让她小瞧我吧？”

张亮心里是有那女子的。家花没有野花香。他的脑子里，理智常常比情感慢半拍。媚把话说到这份儿上，他也就不好再多说什么了。他是一个脑子顶好使唤的男人。他觉得这条路对他来说，进退自如，也就佯装不情愿地去找那女子。

媚那时候把头高高仰起。她不敢轻易把头垂下来，她怕眼里的泪水会滑落到嘴角，她现在知道泪水的味道了，又咸又辣。她只好硬着脖子，拼命地去寻找天上的星星。和张亮谈恋爱时，她常偎在张亮怀里看天上的星星，那时候张亮总是说媚是他的生命之星。

现在张亮不再要生命之星了，又去找他的爱之星去了。

媚撑完第一个月的时候，她的自信心鸟儿一样扑棱着翅膀飞得无影无踪。撑到第二个月的时候，她忽然感到委屈得受不了，她感到房子好大好空。这时候房门响了，是她的一个男同事。

她问：“这么晚了，你有事吗？”

男同事说：“来看看你。知道你一个在家里害怕。”

媚问：“我会怕什么呢？”

男同事说：“怕孤独。我们每个人都怕。越是怕，孤独越是来和我们纠缠。”

那一刻，媚有一种天崩地陷的感觉。

媚竟鬼使神差对男同事说：“求你。留下。陪我。”

男同事就常来陪她。

男同事说只要媚高兴，他乐意为媚做一切。他说这话时很动情。他还说媚是他今生所遇到的女人中最漂亮的一个。媚听着男同事说得话，心里很舒坦。媚只是把男同事当做她生命中的一个过客。她对张亮稳操胜券，她太了解张亮这样的男人了。

有男同事陪着，十个月的期限很快就到了。张亮来找她，说 he 已决定和媚分手。媚那一刻心里空得发慌。她为了等张亮回来，已经有意识地不再和那个男同事来往了。

和张亮办完离婚手续，媚约了男同事。

她问：“你和我就没有什么打算？”

男同事说：“有。早就有了。”

媚说：“那我们就好好开始吧。”

男同事说：“我曾是那样的在意你，可你一直没对我有过真心。”

媚说：“我现在就是真心真意对你。我想和你真心真意过一辈子啊。”

男同事说：“晚了，已过了妻给我订的期限。”

八月十号的梦

天已薄暮。

我静静地站在阳台上。落日穿过楼群间的树枝，给周围撒下一层亮点子，在花坛里的花蕊和叶片上晃来晃去。我感觉那些亮点子如夜空中的繁星一样银光闪闪地缀满我的内心深处。其实，我每天都喜欢一个人静静地站在这里，却从未有过今天这种无法言喻的奇妙感觉。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是空空荡荡的。我隐隐预感到了今天的与众不同。

“究竟不同在哪里呢？”我这样问过自己后便离开阳台。那天我穿着一条长长的平纹布裙，如影子般在房间默默穿过。丈夫正在书房里打电脑。他把全部心思都用在圆他的作家梦上去了。他发誓要写出几本惊天地泣鬼神的好书献给我。一个女人，能嫁给一个这样好的男人，还会有什么不如意的呢？

我在书房门外转来转去，身为妻子的我不知如何向他表达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态。

“就不能停一会儿？早睡一会儿？”我对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窗外正在响着震耳的隆隆雷声。

“你先睡吧。”他轻轻吻一下我，心思又回到电脑上。他头顶上那盏茕茕孤灯投下一团黄晕的光。他的脸上尚未熄灭的爱情火焰已被过度的疲惫和憔悴所覆盖。

更深夜静，长夜漫漫，屋里的寂静把外面的雷声衬托得愈加震耳。倾盆大雨如百川崩泻。窗子上的玻璃发出轰撞的声音，这种声音让我倍加感

觉到了一份孤单，一份伤感。然而就在这喧嚣的声音背后，不知从谁家的窗子里飘出一阵优美的琴声。屏息聆听，琴声袅袅，宛若一对情侣，时而亲吻戏谑，时而追逐逃奔，临了便嘻笑着拥抱在一起，融合为一个整体，消失在和谐之中。多么优美的旋律啊！琴声里蕴含着一种难以名状的神圣激情。兀然一个男子的身影伴着这雨夜中的袅袅琴声浮现在我的眼前——去年，在“心心相印大酒店”摆婚宴的那个雨夜，街上华灯初上时，婚宴已接近尾声。酒楼小姐款款走来，把身穿新娘婚纱的我领到了楼外。那天的雨一直若有若无地飘洒着。蒙蒙细雨中我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大学同窗李加伟。

我站在那里不知如何是好，半天，才缓过神来，诧异而又惊喜地问：“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结婚？”

李加伟的头发和笔挺的西装都被细雨淋湿了。李加伟说：“你的一切我都知道，尽管你从不告诉我。同窗四年，我暗恋你四年，可你是那么的高傲，高傲得一直让我开不了口呵。”说完，李加伟垂下了头。我清清楚楚地看见李加伟的眼里有了泪。李加伟的一席话无疑亮起一道闪电，我张开嘴唇，想说什么却又说不出口。当初，李加伟是众多女生心目中的白马王子。我简直说不清当时他曾经给我带来过多少希望，多少绮梦，但性格孤傲的我却一直没等来他一封情书，一句承诺。我的眼睛湿润了。

细细的雨丝织出网一样的缠绵。

李加伟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我泪水浸湿的视线里。

我眼里的泪花在街灯下一闪一闪……

琴声又一次从窗外飘过来。

我循着琴声推窗望去，夜雨仍在下个不停。马路上的积水明晃晃的，像是被人随意丢弃在路上的一面面镜子。柔和的琴声散到路面上，风带走颤音，从匆匆而行的路人身旁掠过，听上去，仿佛鸟儿的翅膀在扇动。我仰起脸，合着手，眼睛望着湿漉漉的夜空，心里迷迷茫茫涨满了爱的潮汐。是为书房里埋头写作的丈夫？还是为那个远在外省的李加伟？我不敢再往下想了。我把头探出窗外，任凉凉的雨丝飘落在我发烫的脸颊上。

“也许李加伟像我一样，早已有了一个温温暖暖的小窝了吧？”我躺在

床上莫名其妙地问自己。

我被丈夫从睡梦中摇醒时，客厅里的挂钟刚好敲响十二下。

“你怎么了？是不是在做恶梦？你好像老在喊一个人的名字。”丈夫说。

我说：“我在做恶梦呢。”

梦中，我看到的恍惚是一个男子，一个用我最热烈的回忆、最殷切的愿望所形成的幻影。他一点一点地变得十分真实——李加伟！孤零零的李加伟走在大街上，我拼命地追在后头大声地喊他，李加伟就是不肯回头望我一眼。

“你刚才在喊谁？”丈夫问。

我揉揉睡眼惺忪的双眼，打着哈欠说：“睡吧，以后会告诉你的。”

第二天，吃早饭的时候，我有些忐忑不安，神不守舍。丈夫以为我不舒服，劝我在家好好休息一天。我说：“我就是心里堵得难受。”

我刚走进办公室，电话铃就响了。是我的一个女同学打来的。

“李加伟死了！”女同学在电话里泣不成声。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心脏病突发，昨夜十二点死的。医生告诫过不让他喝酒，李加伟不听，一个人在心心相印酒楼喝酒，结果一出酒楼大门就栽倒了。”女同学泣不成声。我知道，女同学上大学时就追李加伟，追得很辛苦，主动为李加伟洗衣服，买饭。李加伟的母亲生病时，女同学亲自在病床前端屎端尿。病房里的病友还以为两人是一对母女呢。不知何故，直到现在两人天南海北也没走到一块儿。让人猜不透的是，两人又都是独身过日子。

放下电话，再无心思陪同事喝茶聊天，我有些弄不明白，李加伟为何从千里迢迢的外省跑到这里来，一个人在心心相印酒楼喝闷酒呢？我翻开办公桌上的台历，昨天是八月十号！正是我和丈夫结婚周年纪念日！可我和丈夫却把这个纪念日忘得一干二净。我再也坐不住了，冲出办公室，一个人悄悄跑到一家小餐馆，足足喝了大半瓶白酒，然后坐出租车回家睡大觉。

丈夫下班回来，我还在昏天黑地地睡大觉。

丈夫坐在床边，从包里掏出一沓厚厚的稿纸，那是丈夫花了近一年时间写成的长篇小说。

丈夫说：“出版社刚刚退回来的。”

说完，丈夫孩子般伏在我的怀中呜呜地哭出了声。

潸然泪下的我为丈夫擦去脸上的泪水，然后给丈夫讲了李加伟的故事。我知道丈夫今天心情不好，就没把李加伟死的消息告诉他。

丈夫小心翼翼地用双手捧起我的脸，我的眼睫毛一眨一眨发出“嚓嚓”的响声。

丈夫说：“我早就知道李加伟喜欢你，结婚的时候是我让他来的。我想和他像好朋友一样交往，因为我和他都是最希望你幸福的人。”

我把丈夫的一双大手紧紧地握在自己的掌心，说：“让我们彼此温暖今生今世。”

睡觉前，我在台历上龙飞凤舞划拉了两行字：八月十号！八月十号！

八月十号将是我心灵深处永远永远的痛。

窗外又开始下雨。

雨丝密密的，绵绵的。

白府里的真实故事

这是一个年代久远的故事。那时候，镇子里有户姓白大户人家。这户人家的男人主人排行老四，大伙都称他为白四爷。那天，白四爷的七太太得了一种缠手的病，白四爷就陪七太太到上海洋人开的医院看病去了。那年正是灾年。白府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饥民。每天日上三竿时，白府的佣人就会抬出两大箩筐雪白的馒头，每人一个，发完为止。

白四爷走后的第二个月，蒸馒头的白面所剩无几。白四爷走时叮嘱管家必要时开仓赈灾。白四爷是方圆百里的首富，娶了七房太太。白四爷不打算再娶了，这辈子能遇上七太太，白四爷觉得自己该知足了。七太太并不是名门闺秀，她是在白府门前领馒头时被白四爷看中的。对女人，白四爷堪称奇才。他只消一个眼神就把七太太从一大堆饿得头晕眼花瘦骨嶙峋的饥民中挑选出来。当时白四爷出来送客。客人是一位叫红玉的青楼女子。青楼女子红玉察觉白四爷的眼神有些异样，便顺着白四爷的视线望去，是一个蓬头垢面衣衫褴褛的瘦削女子。青楼女子红玉好生纳闷，这个面色蜡黄的女子好在哪儿呢？

三个月后，白四爷娶了七太太。

红玉应约来白府赴喜宴，竟大吃一惊，跟七太太一比，六房太太黯然失色。

白四爷问红玉：“七太太长得如何？”

红玉说：“比花花解语，比玉玉生香。”

白四爷笑而不语。

红玉的聪慧深得白四爷的赏识，但两人从未有过肌肤之亲。白四爷从不拿年轻貌美的红玉当卖笑女子看待，而是一直把她当做可以推心置腹的忘年交。

白府开仓赈灾后，好多饥民恶心呕吐，昏昏欲睡，陆续有人死去。饥民怀疑白府的赈灾米有问题。

也有人说：“红口白牙莫冤枉白四爷啊。”

白四爷的儿子大少爷问管家：“咱家的赈灾米毒死了好些人，你知道吗？”

管家说：“以讹传讹罢了。”

大少爷说：“父亲交待过只发两仓房米，你为何多发半仓房米？”

管家说：“饥民多，每家十瓢米，一阵风两仓房米就发完了。饥民跪在那里不肯离去，我就自作主张把余下的半仓房米也发了。”

大少爷说：“那半仓房米是砒米！”

管家如遭五雷轰顶，泥巴样瘫在那里。

砒米是一种掺了毒药砒的米。在北方播种小麦时把砒米和麦种掺在一起，防备害虫蝼蛄咬伤麦苗的嫩茎。半晌，管家才缓过神来，问大少爷：“少爷为啥不告诉我呢？”

大少爷沉着脸说：“你以为你是谁？父亲半生英名毁在你手上。等父亲回来看你有何脸面见他！”大少爷眼神刀子一样在管家脸上剐来剐去。身材高大的管家霎时矮了一大截。在白府，大少爷最恨的人就是管家。白四爷与管家亲如父子，管家知道的事大少爷未必知晓。白四爷虽说娶了七房太太，却只有大少爷这么一棵独苗。大少爷游手好闲，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白四爷吩咐管家要严格控制大少爷的日常开销。白四爷常对着管家唉声叹气。

当晚，管家房里的灯通宵亮着。透过木格窗棂能看见管家的身影晃来晃去。管家从小就是个孤儿，是在白府长大成人。在他很小的时候就以善良忠厚深得白四爷的喜爱。小小年纪，白四爷就开始教他四书五经，书法绘画。管家曾对天发过誓，这辈子要像对亲生父亲一样，等白四爷老了时，好好的照顾白四爷，以报答白四爷对他的养育之恩。